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09 三

群書考索卷之十二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別集

諸史門

諸史

掌文籍之官

史掌文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文公語錄

文有餘而誠不足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注語

列國皆有史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之名也孟注

有餘力則看全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部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文公語錄

義理明方可看史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若便去看史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若陂塘方有一勺之水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亦融會胸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矣同上

作史意思易見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許多疎脫都可見了其露事亦然同上

讀史當看大處

讀史當看大倫理大元會大治亂得失上

史為懲勸小人而作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乎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而知之楚之史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勸懲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老泉

後世史筆不公

董狐不生舉世無直筆仲尼已後天下無公

遷史

司馬遷取予奪於聖人

司馬遷以一時之傑斷獨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紀有十二表有十書

有八世家有三十列傳有七十總篇一百三十九五十二萬六千有五百字動成一家之書意蓋踵春秋而作也以紀攷之以五帝則不紀少昊於西漢則不紀惠帝項羽何人也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佼佼者也遷反紀之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知寧一日少安乎以傳攷之若剌客則有傳若游俠則有傳若佞倖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英烈之言可畏而反無一辭以褒之俾為庸夫並朽而腐可勝嘆哉嗚呼遷明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惡惡又果如是乎孟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詎不信夫李彥士

司馬才高而率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纂率語文公錄

史遷蘇黃門優劣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遷史之書講說推尋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人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隨於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等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首言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驚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文公合呂子約

史記數條之疑

史記疑數條向曾考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史記為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是為三代

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嬪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且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之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文公答丁子文

史遷書有絕駁

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文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者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已私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以處但論其大音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史生不能自辭免也文公答呂子約

有愧於春秋

作史無定法不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然則論遷之史記獨不可質之春秋乎且遷史胡為而作為續春秋而作也何以知其續春秋嘗讀小司馬索隱有曰遷承五伯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則史記為續春秋而作明矣吁遷史既續春秋則當以春秋論之可也蓋自麟經絕筆之後而得褒貶之遺意者吾於遷史有取焉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正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京布豈非有得於稱名之意乎至於長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鄭生之稱生其與書字也均一義嗚呼襲春秋而後而存春秋之例者捨遷史吾誰為歸雖然雜呂后於本紀之中進陳涉於世家之列置相如於西夷傳之下是又有愧於春秋之褒貶不然議者何以曰是非頗謬於聖人

有功於遷史

愛周官者駁周官之異愛爾雅者刻爾雅之瑕愛文選者辨文選之惑吁又孰知蘇潁川古史之作正所以愛遷史歟後世之愛遷史者固為不必然裴駰集解第釋其疑必孫續書畧補其闕劉伯莊之地名張守節之正義裴安時之纂訓又特將順其意而之高天下之見不有古史正救舛訛則遷史之惑滋甚且生而神靈此蓋虛誕之語遷紀高辛而蘇公削之則古史非有功於遷乎琴牢陳亢孔門之高第遷史不載而蘇公詳之則古史非有功於遷乎刺客荊軻固非有不欺之志遷史美之而蘇公辨之則古史又非有功於遷乎莊周實左祖於孔子遷以為周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述吁豈有攻人之短而復撰人之所長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直喙也宰我出於聖人之親炙遷以為宰我常從田常而為僭逆之舉吁豈有述夫子之教誨而忍為是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絕筆也至於傳稱首而不知考攝之乖記虞姁而不知歷歷之先後蘇公古史歷歷言一因洗垢索瘢而吹毛求疵者吾遷之心動于中反愛而知其惡也不然秦漢以下奚獨一史班范諸公又匪一人蘇公胡為特拳拳於太史公乎愚於此又知古史之作正所以愛遷非所以詆遷也

小司馬索隱

辨史記之惑

裴駰集解所以釋史記之疑安時之訓所以明史記之旨吁又孰知小司馬索隱乃所以辨史記之惑也歟且史記作於誰乎漢太史司馬氏父子所述也彼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於是上始皇帝下迄大漢為一百三十篇以鬱左氏體本紀十二則記帝王之實而法歲星之一周表十則錄隱微之事而象剛柔之十日書八則述國家之大體而擬八節之成歲世家三十則記諸侯代系而取一月之成數列傳七十則列人臣事跡而明致仕之大義紀錄不為不工用工不為不久其間舛訛錯繆前後倒置不有小司馬以索其隱則後世之惑滋甚何

若乎章百姓堯舜之文也而五帝作便章是猶曰古平字亦有便音也
彭蠡既瀦禹貢之文也而夏本紀作既都是猶曰南方謂都為瀦也然
秦會稽刻石文曰詐謀而秦紀曰作謀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
在治忽而夏紀則曰來始滑又豈非襲舛之訛乎項羽假號西楚果足
以齊本紀之驅耶陳勝起自匹夫果足以厠世家之列耶祖如汲黯挺
立漢臣之右置之西夷傳之下是耶非耶大宛列傳宜在朝鮮之後列
於酷吏游俠之間當耶否耶蓋公非薄遷史也愛而知其惡實為之鑽
皮出羽而非洗垢索瘢也不然索隱可以無作而補缺誣謬又何以拳
拳致譏於元成閒褚少孫耶

班史

古今人表

辨後志之惑者可以誚劉昭不可以誚范曄索史記之隱者可以議褚
公不可以議司馬紹唐史之繆者可以論宋祁不可以論歐陽公何者
補注五十八卷出於昭而非曄也龜等等傳續於褚先生而非遷也唐
史列傳編於宋祁而非歐陽公也吁又孰知班孟堅作漢史而古今人
表大率成於曹昭之手乎是表之作繆妄最多考之所述伏羲乾秦而
羅千載之人物矣以千載之人物而編入漢書真所謂鳩居鵲巢者然
一表之中九品森列皂白繽紛玉磬混淆雌黃出其唇吻未聚由其月
旦愚未敢以為通論瓢飲春融心齋光霽顏子德行聖人流品管仲事
輩而齊並驅駕是蹇驢得以肩騏乘也伊訓盤銘說命龜鑑伊傅事業
千古掀揭叔向何人而混處室廬是豹蛮麋鹿與豹乳春圃也詠歸明
月雩舞春風曾子學問聖門翹楚宰予下第而同居二等是錙銖不辨
而權衡未定也至於優司馬而劣老聃進太弓而遺冉有尤足以見甲
乙之差范武子即士合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申包胥非伍子胥儔匹
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又足以見品藻之誤向使孟堅之秉筆統緒六
家之狗尾不續則班固為漢一代良史劉氏何以刊誤顏游何以決疑
李善何以辨惑文中何以曰史夫自固始

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況其他史無注者漢宣謂上令畢于母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又不知是何禮元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語錄

唐史

唐史筆不公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九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感興詩

通鑑

看正史却看通鑑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即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語錄

通鑑與正史不同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巧一事關涉處多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決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少氣性人方看得同上

通鑑綱目

提綱以正統為主

問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獲倒置何以示訓同上

綱目無正統例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正統處須推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前後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同上

提綱書逆臣例

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同上

與史記所載異同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學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紀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文公答呂子約書

與左傳相授受

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温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先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繫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跋通鑑紀事本末

纂緝綱目之意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録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精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切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冊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朱子綱目序

綱目義例精密

綱目亦脩得二十許卷義例盈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遁其形矣文公與劉子澄書

上温公所紀之年

温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亦為法文公答呂書

楊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書按本例書之言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繫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文公荅尤延之

乞備通鑑綱目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自録亦難檢尋因初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元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

開秩即當繕寫首編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政文公奏劄

史通

挾已見以攻訶古人易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夫知幾貫穿史籍而著內外四十九篇上窮王道下浹人倫議論攻訶絲粟不貸徐堅讀之且有史官宜置座右之歎如之何而不足取於後蓋史通之作矯亢多而夸詡勝疑古則十有一條惑經則二十一事陳勝世家指司馬之疵顯虛美隗囂中范曄之膏肓孔明之才不當貶所以起陳壽之廢疾也爾朱之事不當褒所以攻魏收之墨守也片言隻字嚴甚秋霜使磁砆不得以揜瑕薰蕕不得以混臭故曰挾已見以攻訶古人易然首白可期汗青無日姑含載事閣筆之羞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重起竟無成功之冢此猶曰任不專職不久知幾之處時如此堯舜五帝之盛伯禹三王之祖疑古一篇不免見疑堯舜伯禹果可疑乎夫子萬代之宗師春秋百王之軌範或經一篇不免見貶夫子春秋果可貶乎既以班固為該

密矣至論五行志又曰班固錯繆不精吁錯繆且爾豈得謂之該密乎既以藝文為不當志矣其自述史又曰都邑氏族方物宜為三志吁方物可志藝文獨不可志乎故曰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首知幾嘗為史有三長之說愚以史通觀之謂其長於才學而短於識也不然椰瑮何以有析微之作唐史臣何以有工拙之辨

通曆

議論非出於一家

始皇帝迄天寶杜祐之通典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典起太初終南齊梁武帝之通史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史馬會元通曆之作其亦猶杜祐之通典梁武帝之通史乎嘗攷其書大抵編次衆史而為之議論根株則多有取於虞世南之帝王畧論搜索三墳著述興敗覩元風於千古貫寶曆於聖唐總之於曆可謂通矣然粟陸驪連書所不載而通曆載之何歟乎蹇促之事經所不詳而通曆詳之何靡乎此猶足以見其通也既以女媧為三皇之一又曰遂人共工未知孰是取予不真果足謂之通乎既以有熊為中古之世又曰無懷已上莫知其都講貫不熟果足謂之通乎既以天地人皇為四方五千六百年矣又曰有巢之代未詳年歲闕畧尚多又果足謂之通乎吁又孰知總之所未通正有待於後世之通者歟

稽古錄

此書元無義例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文公語錄

可備經筵進讀

稽古錄一書可備經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讀去亦好未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亦與此書相似然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鑑亦多取之○同上

唐鑑不可不讀

唐鑑

司馬温公史論稽古録范唐鑑不可不讀録語

唐論理所不及

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同

國史

國史當看長編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温公於宋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宋朝事當看長編若措力不及其次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一耳文公語録

國紀長編詳畧

宋朝國紀好看雖各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難看

脩史者不敢增減

今之脩史者只是依本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為相蔡卞脩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黄魯直時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遂一條問黄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國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並同上

脩史宜得鴻博之士

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辭免實録院脩撰奏狀

文集不見於史稿之後

紹聖史稿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贊太史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之黄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為佞史矣是時陸為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黄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

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跋山谷草書千文

錄皆誣謗之言

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辭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無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惟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之無澄瑩之疑讀陳諫議遺表

祥書考索別集卷十二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次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別集

禮樂門

禮樂

先王以通上下之情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燕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詩傳

不可遺本而事末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論語註